



香港財富傳承學院今年首度將泛亞洲微電影節「Inspiring Asia 鼓舞亞洲」引進香港，以「社區賦能」為主題，並以「扎根、破土、向陽」詮釋社區的力量。電影節鼓勵創作者及社區機構以微電影記錄社區點滴及其多元面貌，促進交流互動及更深層次的社會參與，讓更多具影響力的社區項目和故事被看見。本次微電影節的兩位評審，香港大學未來媒體學院總監楊紫燁與香港城市大學 ArtX Hong Kong 院長林芬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分享了對「社區賦能」與微電影創作的觀察。她們都認為，微電影正在成為香港社區故事被看見的重要入口，但真正動人的作品，仍要回到真實、信任與長期深耕。

●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丁寧

微電影節為社區賦能 自微小處顯影人生百態

談到以微電影講述香港故事的必要性，楊紫燁表示，很多題材是平常拍不到的，涉及日常生活，特別是特殊群體生活的拍攝項目因涉及隱私，往往需要同意書，外部團隊要花大量時間溝通，但社區和 NGO 機構自己進行拍攝，就會容易很多。「香港社會對隱私非常重視，因此這類活動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讓觀眾看到特殊人群的需要。」

關於本次微電影節的作品，她表示自己看了不少，印象很深的是兒童題材，「他們很陽光，也看到很多人對他們的愛心」。老人家願意出鏡也讓她感動，因為很多人不願在鏡頭前讓自己生病。「拍得好與不好不重要，但他們能夠在鏡頭前表達自己想講的東西。」她還對比說，在內地看過很多公益廣告，拍得很好，香港反而少一些，所以這個活動對香港很重要。

少即是多 講夠就停

對於微電影如何在幾分鐘內講好複雜故事，楊紫燁的建議很直接：簡單一點，幾分鐘講好一件事就夠了。很多創作者想講太多，反而失焦。她認為，作品不要怕講有挑戰性的事，「如果你講的所有都是陽光的，沒有比較，就可能過於陽光，變成宣傳片。有好的一面，也有以前不好的一面，展現怎麼（從不好的一面）走出來，這個很重要。」她坦言，很多亞洲人不想讓人知道生活不體面的方面，但打開自己，講述真實的經歷，才能讓人真正理解。

楊紫燁又分享了自己的紀錄片創作經驗：最大的挑戰是取得信任，而這需要時間。楊紫燁提到，短片紀錄片比長片紀錄片更難，因為長片有更多時間獲取採訪對象的信任。如拍攝弱勢社群，拍完後對方有可能改變主意，於是更加需要後期不斷交流。另外，剪輯時要全面、立體地呈現人物，「講夠就停」，這是技巧。她常對學生說：「Less is more（少即是多）。」關於題材，她建議從附近、家人、社區開始，不要野心太大，創作者的第一步是

微電影節為社區賦能

自微小處顯影人生百態



●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有限公司服務總監胡啟明（左）與企業傳訊及市場營銷總監黃珮琳（右）



● 明愛陳震夏郊野學園校長鍾智遠（左）與資訊科技技術員郭志民（右）



● 《留下的時光》記錄留港長者面對子女移民後的生命片段。



● 《海龜界的生命鬥士》藉助 AI 製作。

要慢慢學習。記者問及像這類紀錄片該如何盈利？楊紫燁回覆，紀錄片首先要有一份愛心和熱情，香港有基金會、政府小基金等支持，也有很多創作者透過做其他工作來養活自己。「沒有對紀錄片的熱情，就不能拍下去。」另外，在人工智能（AI）時代，楊紫燁認為紀錄片的地位會更加重要，因為真實、面對面，是 AI 不能取代的。「AI 可用於歷史片、混合類型，講不能拍的東西，但最基本還是講故事，AI 一天可以出很多提案，但每一個都沒有靈魂。Humanity（人性）是最重要的。」

以好故事 聚集能量

林芬則指出，用微電影講社會議題其實非常難，首先需要堅實的社區經驗，其次要有研究、證據為基礎，同時還需要藝術語言和電影視角，並且受時間限制。「當下是注意力經濟，太長大家沒有辦法投入。」但她認為，微電影的好處是在短時間內迅速傳播一個社會議題、一個故事。正因如此，活動選擇用微電影幫助社區講社區故事，希望好的社區項目被更多人看到。林芬指出，香港社會非常多元，每一個社區都在做力所能及的事，微電影節活動能建立網絡，形成更健康的生態，把小的項目匯聚起來，相互鼓勵，用故事的力量聚集能量。

她特別感動的是「從誰的角度來說這件事」。通常紀錄片或項目介紹容易拍成宣傳片、教育片，以教育者姿態告訴觀眾「我的項目是什麼、為什麼好」，但她認為，「一個統計數字可以告訴你發生了什麼，但一個好故事會讓你感同身受」。她建議創作者：第一，選自己感同身受、認同使命的項目，力量才會由內而外；第二，需要講故事的基本訓練和研究技能，但呈現時要把研究痕跡抹掉，大家才能感同身受；第三，影響力不只是向外，也有向內的影響力。好故事會讓故事中的人、觀眾，甚至講故事的人本身發生改變。這種內部激勵雖然微妙，卻長期能讓講故事的社區產生一種持續性。她認為，微電影節活動真正要培養的是一種文化，「文化是活動結束之後留下的東西」。如果能持續辦第二屆、第三屆，頒獎結束之後留下的東西就會慢慢形成文化。

那麼，如何進一步深化活動以微電影講述香港社區故事的意義？林芬認為，首先是持續辦下去，形成合理的生態，比如，好的影片在活動結束後，不應只在小圈子裏被看到，後續能否形成播放網絡和渠道？正如大學可以成為生態體系的重要部分，媒體也可以把好作品做成故事圖書館、資料庫，讓這些故事被看見。香港是國際化城市，還可以借助國際渠道，把好的香港故事分享出去。「很多故事並不要求商業回報，被看見本身就是影響力的來源。」她建議不同參與者進來，形成共同網絡，讓一年兩年累計下來的好作品被分享、被看見。



● 《無「礙」告別》見證以人為本的晚期照顧，如何讓殘疾人以開放、有尊嚴的方式度過生命最後旅程。



● 導演梁譽（左）與香港基督教服務處主任林漢輝（右）

今年微電影節湧現出許多佳作，探討香港不同社群的真實故事，包括先天手部差異兒童、認知障礙症長者等，充滿溫情和人文關懷。香港財富傳承學院作為「Inspiring Asia 鼓舞亞洲微電影節」的「區域首席合作夥伴」，行政總監賈安需表示：「看到這些真實而動人的社區故事登上銀幕，呈現於觀眾眼前，令人深受感動。今屆獲獎作品充分展現『故事敘述』（storytelling）的力量，讓更多人認識和理解不同社群的故事與處境。」

《留下的時光》記錄留港長者面對子女移民後的生命片段，該作品由香港基督教服務處與導演梁譽合作，以「15、50 人生遊記」為概念，由 15 歲青年訪問 50 後留港長者，把長者因子女移民而留在香港的情緒與故事轉化為影像。香港基督教服務處主任林漢輝表示，香港基督教服務處過往已透過新聞發布會及追蹤研究關注留港長者議題，但微電影則是首次嘗試。「微電影時間短、較受新興世代歡迎，也能具體呈現每位長者的故事與心理狀態，以及服務介入後關係和情緒的改善。」梁譽說：「整個共創過程約半年，約有 12 位參加者，有 6 位 15 歲青年。青

年先聆聽長者分享，再從故事尋找最想表達的內容，整理成短片。」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電影中有一位婆婆，女兒離開香港，中秋節她獨自在家，電視壞了，費了很大勁修好後突然崩潰大哭。「她真正處理不了的，是悲傷與孤獨。」半年間，年輕人不斷聆聽她的故事，讓她逐漸處理感受；而到重演時，她說已難以重演當時的崩潰，因為有很多年輕人在身邊聽她講故事，令她開心。

林漢輝說，近年來，留港長者成為香港社會普遍現象。初期獲邀受訪時，長者們往往因傳統觀念而感到害怕，要求戴帽、口罩、眼鏡，只拍背影甚至變聲。但後來他們逐漸明白，子女移民是選擇，他們留港也是選擇，他們並非被拋棄，而是選擇想要的生活方式。他強調，社會常以為長者只關心晚年生活與金錢，但其實留港長者更擔心外地子女和孫輩能否適應、能否找到工作、會否受歧視。創作者希望透過微電影讓公眾重新了解留港長者，並以社工角度為他們充權，讓他們感到自己仍有選擇。

《無「礙」告別 復康人士的圓滿啟晴》講述的是康恩園智障會員嘉慧，因長期病患而一直避談生死，她逐漸打開心扉，更開始表達自己對後事安排的想法。嘉慧的故事見證了以人為本的晚期照顧，如何讓殘疾人以開放、有尊嚴的方式度過生命最後的旅程。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有限公司服務總監胡啟明與企業傳訊及市場營銷總監黃珮琳接受訪問時表示，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關注殘疾人士臨終關懷已超過十年，希望透過影像讓社會看見他們真實的一面，並把他們當作普通人平等對待。

胡啟明指出，對殘障人士，社會往往把焦點放在康復和日常照顧

上，卻忽略他們對死亡的感受。微電影正是要發掘並照顧他們表達哀傷與對臨終安排的需要，讓服務單位成為他們走完人生最後階段的家。黃珮琳說，選擇以微電影呈現這個項目，是因為普通市民平日很少接觸殘疾人士，影像能更立體展現故事。嘉慧的影片放上 YouTube 後，點擊超過一萬次。胡啟明說，微電影最感動的首先是嘉慧家人，他們透過影片才了解嘉慧的心願；機構的同事亦感受到服務對嘉慧的重要性。對許多社會人士而言，這也可能是第一次直接看到殘疾人士的生活，以及他們對自己死亡和臨終階段的需要。黃珮琳表示，聖公會的信念是「轉化生命，活出豐盛」，服務從搖籃到終老，安寧服務同樣重要，希望無論年齡和背景，都能活得精彩，面對死亡也莊嚴。

這次微電影節亦特設「最佳 AI 影片獎」，入圍作品《海龜界的生命鬥士》改編自香港的真實事件。2024 年 7 月，一班老師和學生在考察期間發現小玳瑁被困在廢棄漁網（俗稱「鬼網」），隨後展開營救。電影希望透過小玳瑁 Ube 的經歷，傳遞海龜及海洋生物面臨的困境，讓大家理解生態保育的重要性。明愛陳震夏郊野學園校長鍾智遠說，創作此電影的過程中，AI 發揮了不少助力：「AI 有效降低配樂、轉場剪輯的製作成本。動畫更容易抓住孩童注意力，短片希望傳遞愛護環境、善待受傷動物的理念，製作時要不斷調校 AI 畫面，保住主角海龜的身體特徵。」明愛陳震夏郊野學園資訊科技技術員郭志民補充：「AI 能把定格畫面變生動，也能生成對白、配音、背景音樂和情緒聲音。困難是 Ube 少了一隻腳，AI 模型卻默認海龜四隻腳，我要不斷剪接，讓畫面符合真實。」

真實故事展現人文視角